

## 散文精选

## 梅香入骨家规长

□ 陈白云

蜡梅未开,不算过年。郑板桥在《寒梅图》题诗中写:“寒岁末无多事,插枝梅花便过年。”位于江汉平原的人家,随手剪下门前一枝梅花,插在陶罐或玻璃瓶里,几乎是春节必不可少的清供。

每年腊月二十三,祖父会准时开启家里的桐木匣子,里面是一截枯似铁的蜡梅枝。它躺在里面像某种启示,丈量着年的厚度,家的方圆。

“取水。”祖父声如洪钟,带着庄重的仪式感。我转身从后院老井里挑一陶瓷碗活水,捧到他面前。浸枝的水,要求极严,必须是活水,井水最佳,河水次之。父亲年轻时不信,有次偷用了隔夜炊壶里的水,结果枝上花苞迟迟不开,最终萎在除夕夜前。大年初一,饭桌上多了一盘苦瓜丝,祖父往人人碗里都夹了一筷。

“规矩不是摆设,有些事糊弄不过去。”祖父说话的声音不大,却充满威严。后来,我才明白,那一陶瓷碗清水映照的不仅是过去,还是现在,更是将来。

老家有棵老蜡梅,长在祖宅右前方。树龄已不可考,祖父说是祖父的祖父所栽。每年腊月二十三前后,必有几粒花苞在枯枝顶端炸开。米粒大小,蜡黄,似琥珀。“它比黄历准。”祖父摸着树干,皴裂的树皮与他的手掌纹理相仿,“什么年头开什么花,它记得比人清楚。”

有一年,祖父外出采购中药材,大雪封路,客车停运。他硬是徒步走了三十多里路,赶在子夜前推开家门。他没说话,喝了杯热茶,径直走到蜡梅树下——枝头果然悬着一早黄豆大的金芽。

那年年点,蜡梅却开得最盛,香气凌厉,像要刺穿干

冷的空气。“树知道难,才开得更使劲。”祖父对围拢的家人说,“人也一样,无论多难,年要聚齐。”

纵使寒风削骨,它也无畏不惧,必守时赴约,默默捧出藏了一年的芬芳。初开时,香有点凉,清冽,直透肺腑。遇上晴好天气,开得烂漫,香转暖。从门缝里钻进来,又溜出去,半个村子都知道“陈家的年来了”。祖父说,这是积攒了一年的清气,是梅树替我们说的话。

除夕守岁,家人围炉,祖父会“讲古”。他不讲行医治病的故事,只讲太爷爷如何靠诚信与良心在秤行立足,讲灾年如何分粥给逃荒人,讲那只祖传的桐木匣子如何在战乱中保全。每当这时候,小孩不许插嘴,认真听大人说话,不时跑过去给他们添茶水。

等蜡梅花期结束,祖父不许我扫,说等它们自然风干,与尘土相融,这叫“还岁”——把香气还给时间,把颜色还给泥土,完成一个圆满的循环。我知道,花瓣落地,规矩仍在,落花也有尺度。

拾落花也有讲究。花瓣摊在竹篾箕里,阴干,收进紫色布袋。一部分缝入新年的枕头,有助于安眠;另一部分在清明前撒入老梅树下,可谓“归根”。

祖母曾用落花和糯米,蒸出一笼梅花糕。糕体微黄,温润细腻。咬一口,花香混着米甜,在舌尖化开,似春天的预告。物尽其用,敬始慎终。

元宵过,年才完。最后一顿团圆饭后,祖父会带着我们为蜡梅修枝,也称新枝立序。

只取过横斜、影响来年生长的枝条。切口须平滑,涂上草木灰防虫。“玉不琢,不成器;树不修,不健

康。让树健康,家才安康。”祖父握剪的手很稳,“人也要如此,常修剪那些不好的东西,如诱惑啊、浮躁啊、懒惰啊,留下向上、向善、纯粹的身子骨。”

剪下的枝条,祖父分给家人,自己留一根,放进桐木匣子。年年如此。

如今,桐木匣子传到我手里。荆州古城未发现老井,便去长江边取水。每年必到老家取梅枝,祖父依然修枝给我。儿子每次跟着我。

有一次,儿子站在梅树下问我:“爸爸,为什么太爷爷说蜡梅是尺子呢?”

我想了想,指着开得正艳的蜡梅树说:“你看,它瘦似枯柴,却在每年最冷时开放,把香气公平地分给每个人。它用一枯一荣告诉我们——时候到了,该回家;花开了,要守约;花落了,不怕重开。”

儿子点点头,口里念起陆游的《咏梅》诗句: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这是儿子读懂梅花经霜耐寒、高风亮节的品格了吗?

那一瞬,我仿佛看见百年家规,如梅香无声地渗入到一代又一代人的生命刻度里。它刻在一言一行中,靠言传身教,凭一朵花的开落,一碗水的清浊,一缕香的聚散,让家人知道——何以立身,何以齐家,何以在时间的洪流中守住那点不变的、金黄的内核。

此时,蜡梅正准备迎接下一场风雪的洗礼。它黄得澄澈明亮,似一盏灯,洒下满树清辉,亦照见了“梅花香自苦寒来”。我忽然明白,为何先辈将“信”置于五常之列,为何祖父会准时开启桐木匣子。

## 生活随笔

## 冬藏深味蕴华章

□ 汪小科

寒冬,万物归藏,天地间一派萧瑟沉寂。我放慢了生活的脚步,归隐老家,想循着大自然的节奏,栖息越冬。

老家的山上长满了挤挤挨挨的毛竹,冬天里,寒风掠过竹梢,发出沙沙的声响,空灵悠远,总能勾起我深邃的遐想。“走,挖笋去!”父亲的催促声在我耳畔响起。我心头一热,拿起锄头就跟着上了山,探笋寻幽。小时候,我常跟着父母到竹林里挖笋,知道这春笋和春笋有着不同的秉性。春天里惊雷一响,雨水浇灌下来,春笋就从泥土里“嗖嗖”地蹿了出来。不用了多久,它们就能顶着褐色的笋壳,节节高升,如诗一般,把生命抒发得慷慨淋漓。而冬笋却不张扬,它们潜藏于地下,以褐衣裹玉的姿态悄悄孕育,生长,只待一朝出土,为岁寒时节献上一抹鲜甜。

眼下,要从被枯叶和霜雪覆盖的土地上寻到冬笋的脉博,何其艰难。但我们还是弓下腰,一遍遍地搜寻,除了萧萧风声,四下里只听得见我们稀疏的脚步声。突然,父亲好像发现了什么。他胸有成竹地向我招手,我便走过去瞧。他用锄头尖朝地上轻轻点了点,我盯着看了很久,才从几片碎叶的缝隙里窥见一道隐隐的裂纹。扒开裂纹上的叶片,看到一块微微隆起的土面,我们顺着隆起的边缘将泥土剥开,一个鹅黄色的弧顶显现出来。沿着弧线继续向下挖,一个梢头细、基部粗,矮壮壮的笋浮现在眼前。父亲一锄头下去,只听见“啪”地一声脆响,笋就被完整取了出来。

我也学着父亲,用锄头尖东点点,西刨刨,挖出了一个“笋娃娃”,捧在手里沉甸甸的,像是被清冽的霜雪、温润的大地共同孕育出的精灵,体格健硕,惊艳鲜活。我们一锄头接一锄头,从沉寂的土地里捧出一个个灿烂的生命。半天的功夫,就满载而归。下山时,夜色微澜,家的方向已亮起了灯火,炊烟袅袅升起。再走近些,烟火气混合着米饭香,从厨房中暖暖飘出,将我们的寒意和倦意一扫而空。我们把挖到的冬笋一股脑倒出,随着“啦啦啦”的声响,一瓣瓣剔透的笋壳褪去,水灵、鲜润的笋肉露了出来,和着淡淡的泥土香,恰似冬日竹林的灵秀味道。

母亲将鲜笋的笋肉切成薄片,焯水去除涩味,再与炒熟后的腊肉同炖,既保留了笋的清甜脆嫩,又中和了肉的脂润油香,吃起来油润脆爽,咸甜交织。我们一家人围坐在餐桌前,吃得酣畅淋漓。屋外是浓得化不开的冬夜,屋内是最朴素的人间美味、最暖帖的生活真味。两相和美,饶有风味。

这番体验让我有辛劳、有收获,给了我沉甸甸的踏实感,还重温了这寂寂冬日里最温暖的底色:冻土下孕育新生,寒潮里生暖味。我想,行走人生也莫不如此,只要肯弯下腰细心寻找,再无趣的日子里也能生出趣味,再幽暗的角落也能掘出光亮。时节不语,却悄悄点醒万物;岁月无声,却默默升华你我。

腊八过后,年的脚步越发临近,辞旧迎新大扫除是故乡家家户户的头等大事。

大扫除要选个冬日暖阳的好天气。我们全家总动员,仿佛要举行一场热闹非凡的家庭大派对。打扫房子之前,我们把屋里的东西搬到院子,有的放在地上,有的搭到绳架上,又擦又洗,又凉又晒,像超市盘点一样。

父亲坚实的身驱好像能搬动一座山。他爬上梯子,小心翼翼地擦拭着窗户上的灰尘。他动作熟练而稳健,仿佛是一位技艺高超的杂技演员,专注地盯着每一处污渍,不放过任何一个角落,那认真的模样,好像在擦拭一件珍贵的宝物,生怕一不小心损坏它。母亲拿着扫帚,弯着腰,眼睛如同敏锐的侦探,仔细清扫着屋里的每一个角落,不放过一丝灰尘。母亲步伐轻盈,如同在跳着欢快的舞蹈。她手里的扫帚像一把神奇的魔法棒,所到之处,灰尘都乖乖地跑进簸箕里。

我和哥哥姐姐分工明确、各司其职。他们拿着抹布,认真地擦拭着家具。我提着水桶,蹦蹦跳跳地跟在后面,像一只欢快的小鸟。我一边擦抹着,一边哼着小曲,仿佛在完成一项伟大的使命,虽然动作笨拙,但水洒得到处都是,但那份认真劲儿丝毫不输大人。

屋外的活干完,我们就清扫屋里,边边角角逐个擦洗。裸露的房梁、窗户楼还有灯台都擦洗得一尘不染。

哥哥姐姐手脚麻利,干一会儿活便在院子玩起来。我扔下水桶和抹布,和他们一起玩。年根到了,父母的脾气格外好,见我们在玩耍,并不责备,只是乐呵呵地扭过头看着我们。

爷爷年龄大了,不参加家庭大扫除活动,磕着旱烟锅,在家里走来走去,指挥我们干这干那,检查卫生状况。奶奶负责烧水做饭。大扫除这天的伙食很不错,猪肉粉条炖豆腐。奶奶做了一大锅饭,让我们把杂面发馍管饱。

打扫完卫生后,母亲用开水烫了一碗面糊,给每个房间的墙壁贴满旧报纸,一张接一张,挑着花样贴。墙面就像一幅幅大师壁画,满屋子亮堂堂。

全家人忙碌一整天,屋里屋外焕然一新,窗明几净。家具各归原位,摆放得整整齐齐,仿佛是一群训练有素的士兵在站岗。整个屋子都洋溢着一种清新、整洁的气息,仿佛注入了新的活力。

看着眼前的劳动成果,全家人心中充满了成就感,把去年的烦恼与疲惫都去除了,只留下对新年的期盼。母亲做的晚饭也很丰盛,油炸花生仁、芹菜炒肉还有大葱拌豆腐——一摆上桌。爷爷和爸爸举杯换盏,畅想着来年的好日子。

## 花窗情缘

□ 徐磊磊

儿时记忆中,外公时常牵着我的手游园。记得那个冬日午后,我们漫步鸳鸯馆时,首先映入眼帘的是琉璃菱形花窗,蓝紫色琉璃镶嵌在海棠菱形窗棂中。当冬日暖阳照进窗内,地面会洒满紫色的光斑,随着日影光影流转,如梦似幻。蓝紫色的花窗似海棠,一扇挨着一扇,总计有十扇,寓意着“十全十美”。推开窗,看见窗外种着山茶十八株,白色的似雪,洋红色的艳丽,粉色的娇嫩,更让人无比动容。原来花窗的美,是把冬日的暖阳,都酿成了可触摸的温柔。

儿时那份关于花窗与冬景的美好记忆,也悄悄藏进了我往后的岁月里。学生时代的我,曾在央视《百家讲坛》节目中见识过沧浪亭。它依山傍水,建筑风格精致典雅,亭里有108扇花窗,每一扇造型各异,或是秋叶翩跹,或是海棠初绽,或是葫芦垂挂,灵动雅致。冬日里沧浪亭,腊梅花盛开了。随着镜头拉近,我仿佛身临其境。推开一扇花窗,看见窗外的腊梅花晶黄透亮,花枝斜斜间缀满密密匝匝的花苞与花朵,108扇花窗便构成了108幅“冬日腊梅美景图”。而当我在腊梅花下回望窗内,又能遥望厅堂里对面窗外的假山,层层叠叠、绿植丛生,真是画中有画的感觉,妙不可言。

这园林花窗的巧思,直到我有幸读到《园冶》这本经典书籍,才得以窥见古人造园时藏着的深层的匠心与智慧。书中记载的花窗图案多样,或是太阳纹,或是万字纹,或是冰裂纹。太阳纹顾名思义形似烈日,外框是一个圆形,中心是一个球体,四周延伸出多条弧线,仿佛光芒缓缓铺开。冰裂纹则采用湖面上结冰自然形成的肌理,外框是正方形,冰裂纹则不规则地呈现在内,随性舒展。看着这些美图,我沉迷其中,惊叹古人造园艺术真是巧夺天工,幻想如果我有一处园林式的小院,是用太阳纹、器物纹样还是动物纹样的图案来设计花窗呢?小院中再栽些竹树花草,约三两好友围桌而坐,烹茶、聊天,这样的生活便称得圆满了。

花鸟虫鱼、冬梅夏荷、海棠秋叶……几乎将世间所有的美景吉祥之物都出现在了花窗上。它不仅框住了四季流转的风景,更让我透过这样纹样,在喧嚣尘世中接住了古人那份寄情山水、雕琢时光的东方浪漫。

## 扫屋迎新春

□ 王新山

## 诗与远方

## 在新春见一面

□ 文雪

前方即将靠站  
蛇年的票根排着老去的指纹  
挤在最后的周末  
一道道被收集  
深眠的落叶  
正一点点  
被风托起  
又轻轻放下  
一群候鸟目测同一片天空  
却已不是同一个季节  
却已不是同一个季节  
却已不是同一个季节  
在新春

这一刻  
深入天空的枝桠开始萌动  
等待命名的新芽  
奔走着未完成的转弯  
就有多少被折叠的台阶  
见一面  
趁我们都还在

刚刚经过冬天  
改旧地址的汽笛已经动身  
连同改天换地的空白  
不期而至  
有多少未完成的转弯  
就有多少被折叠的台阶  
见一面  
趁我们都还在

转身的事物  
轻轻卸下过往的沉重  
挂住一片晴朗  
见一面  
就像种子遇到土壤  
握着彼此的温度相拥  
当钟声敲响十二下  
我们终于懂得  
所谓奔跑的灵魂  
不过是在  
见一面的呼吸里  
重新学会生长

## 季候物语

## 蜡梅怒放迎春来

□ 杨文力

风是裹了冰碴的利刃,刮过大地肌理,掠过庭院的檐角,天地间万物敛了声响,在冷意里蜷缩着蜷起身子。就在这冬的肆虐里,一抹金黄悄然破寒——是蜡梅,于枯枝桠间,擎出满树倔强的风骨。

你看那星星点点的黄,原是夜空中遗落的星子,坠入人间,便缀满了嶙峋的枝。它们俏皮地嵌在虬曲的枝干上,是造化最素净的落笔,不着浓墨,却把冬的留白,点染成一幅鲜活的画。每一朵蜡梅,都是寒冬精心雕琢的璞玉,花瓣薄似蝉翼,偏生扛得住千般风刀霜剑。风过处,花瓣轻轻舒展,便逸出一缕清芬。这香,绝无春日百花的甜腻,是洗尽铅华的淡,是穿透骨髓的净,漫过鼻息时,直抵灵魂深处的安宁。“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王安石的笔,最懂梅的风骨。当世间草木皆褪尽华裳,唯有它,于寒天冻地里静静绽放。那不是争艳,是生命对严寒的宣言;那不是孤傲,是灵魂对风霜的歌唱。凛冬的寒,因这一树金黄,竟生出几分暖意。

望着梅开的刹那,时光仿佛凝住了。天地间只剩这一抹黄,一缕香,织成一个不染尘嚣的梦。人立在前,忘了市井的喧嚣,忘了心头的烦忧。那香,像一位白发老者,絮絮说着岁月的故事;那花,像一位素衣行者,默默守着心底的执着。梅的美,从不在姹紫嫣红的艳,而在冰天雪地里的那份韧、那份孤,那份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从容。

梅开,是冬的奇迹,是自然的馈赠与启示。它说,越是苦寒

处,越要生出向上的力。“不经一番寒彻骨,怎得梅花扑鼻香。”每一朵梅的绽放,都是一场与命运的对弈,它以柔弱的躯,对抗凛冽的风,绽放到极致。

在这片金黄与暗香交织的世界里,人们仿佛找到了心灵的归宿。他们静静地立在树下,与梅对望,与冬相拥。梅香漫过肺腑,像一泓清泉,润了干涸的心田;梅影斜斜枝桠,像一盏明灯,照了前行的脚步。这一刻,人们只想守着这份冬日独有的浪漫,心怀期许,等春风踏雪而来。

蜡梅,从不是寻常的花。它是刻在骨头上的坚韧,是藏在岁月里的风骨,是中国人心中一道永不褪色的精神图腾。它的每一片花瓣,都在诉说着逆境不屈的故事;每一缕香气,都蕴含着对生活的热爱与执着。它教我们,纵使身陷寒冬,也要心向暖阳;纵使前路漫漫,也要携香而行。

“众芳摇落独喧妍,占尽风情向小园。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林逋的诗,把梅的韵致写到了极致。那疏影,是风骨的姿态;那暗香,是灵魂的芬芳。每当北风卷地,万物凋零,人们总会想起这一树梅,想起它于冰雪中挺立的横枝,于是,心底的勇气,也便跟着一寸寸生长。

人生如四季,总有风霜扑面时。不必怕,不必慌,就像这寒冬里的梅。只要心怀一缕香,只要骨里藏一份坚韧,便总能熬过冰雪。要知道,总有一树梅花为你而立,待你看见,便引着你,跨过寒冬,走向春天……

## 大寒过后盼春归

□ 周尧萌

大寒过后,冬的寒意仍在,但那是一种即将被打破的寒意。清晨,窗外的霜花依旧在玻璃上绽放着,像是大自然用最冷的画笔勾勒出的冰晶花朵,每一朵都精致得让人惊叹。然而,阳光透过霜花,洒进屋内,那光亮似乎比往日更温暖了一些,仿佛在悄悄地告诉我们,春天正在路上。

在我快走过半百的生命里,人生好似也走入了大寒这个节气。一个人的命运永远与时代的命运密不可分,甚至会被时代的命运所裹挟。而时代的一粒灰尘落入一个人的身上那都无异于一座大山。我经营着一家学校食堂近二十年了,食堂里面还有一间小卖部,一家在一起诚信经营,因此生活过得很是稳定。不想突然接到通知义务教育阶段学校里面不准经营小店,没有办法只能关闭。刚刚签订的合同也如同一张废纸,国家出台的政策我又怎能不响应?心想还有食堂,不管搞多少总还有一份事业在做。然紧接着又是一份文件下达,中小学食堂原则上不得对外承包,有条件的必须自己经营,已对外承包的合同期满后必须收回。这样一来,食堂的经营权也很快就没有了。好在这么些年,我一直都在一线工作,许多事情都是亲力亲为,厨师的手艺也还没丢,没事干的时候还是可以操起自己的老本行开一家饭店算了,想必一家人也不至于挨饿吧!树那死人挪活,祸灾福之所倚,说不定有什么机遇在前面等着呢?雪莱不是说了:“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

大寒过后是春天,是自然规律,人生亦然。只盼春归,盼的何尝不是一种希望?田野里,虽然土地依旧被冰雪覆盖,但那厚厚的积雪下,是泥土的沉睡,也是生命的积蓄。农民们开始筹划新一年的农事,他们翻晒着种子,修整着农具,脸上洋溢着对丰收的憧憬。那是一群对大地的信任,对自然的敬畏,更是一种对未来的希望。保持希望,生活就有盼头。

盼春归,盼的也是一种新生。树木的枝丫在寒风中摇曳,虽然光秃秃的,但那枝头已有了隐隐的绿意。那是春天的气息,是生命的悸动。那些在冬天里沉睡的花蕾,也在悄悄地苏醒,等待着春风的轻抚,等待着春雨的滋润,等待着绽放的那一刻。我已没有了让自己像花儿一样再次绽放的想法了,我只想保持一片蕴含着生命的绿色,默默地点缀着这无奈却又多彩的人生。

盼春归,盼的还是温暖。人们都需要有温度的人生。冬天的寒冷让人们渴望温暖,而春天就是那温暖的使者。它用温暖的阳光融化冰雪,用和煦的春风拂去寒冷,用绚丽的花朵装点大地。我也将用我那勤劳的手,那颗热爱生活的心融化人生中的这一次寒冰。我在寒冷中看到了光明,在困境中看到了希望。

春天,就像一个美丽的梦,正向我们缓缓走来。它会带走冬天的寒冷,带来春天的生机与希望。让我们在大寒过后,静静等待,等待春归,等待那充满希望的明天。



恒荣梅园香如故。(记者 潘路 摄)